

我喜欢呆在屋子里。这屋子墙壁厚实，大门紧锁，光线柔和，悄无声息。我感到踏实和放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意味，我仿佛呆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我在我的城堡里，我愿足不出户地度过这一生。我想象自己在这城堡的头语的大炮。

我的城堡

上转动着大炮，词

女性新感觉

路也 著

wo

de

ch

eng

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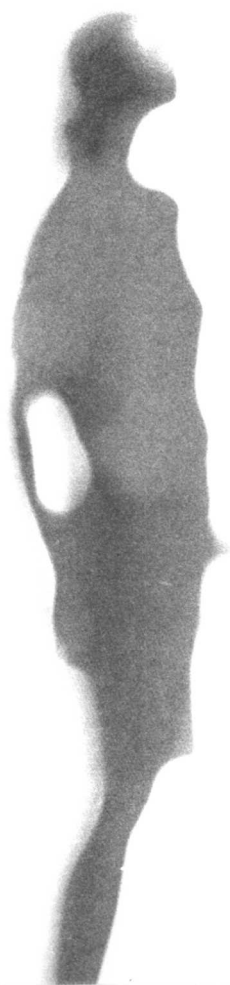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的城堡

女性新感觉

路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城堡/路也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女性新感觉)

ISBN 7-5306-3863-7

I. 我… II. 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61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6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总 序 ■

女性散文写作是值得关注的。这里说“值得”，并非女性散文缺乏关注。相反，近些年，无论是媒体，还是批评界、出版界，对于女性散文的热情，异乎寻常地高涨。这一方面由于女性散文写作在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另外，也无可否认价值规律在其中的作用。市场经济原则，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多数媒体关注的只是进入时尚视野的女性散文，或者反过来，以女性散文为酵母来制造时尚。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时尚写作是女性散文的一个主要倾向。由此，也引发过一些争论。其实，从生存地位和话语指向来考察，女性散文本质上呈现出的往往是非时尚的、边缘化的状态，女作家的视角常常自然地倾向于个人的、非主流的层面，因而也就比较多地带有创新意味。

当文学话语大量地重复着一个声音的时候，女性散文却可能异军突起，独领风骚。这当然需要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比较和考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起，当时的文学时尚或者说时代主题是伤痕文学，表现在散文写作上，则多着笔于缅怀“文革”中遭迫害故去的亲友，矛头指向和政治思想战线上对于“四人帮”的清算是一致的。而在一片同声共愤的檄文中，两篇出自女作家的散文却不落窠臼，不同凡响：张洁的《拣麦穗》（1979）和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80）。两篇散文视角独特，个性鲜明，预示着散文的复苏不会重复原来的路数，完全附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其后的女性散文时有自己的声音发出，虽然微弱，总是能穿透强势话语的障蔽，长久地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也有论者认为，文学创作不应以作者性别不同区别论之，写作题材、表现手法、艺术特色的取舍，均系个人行为所致，与性别无关，否则就是男女不平等，就是对女性的歧视。窃以为，男女不同，天造地设，强调区别，正是达到平等的前提。与其他事业一样，在文学写作上，男性与女性各有自己的优势，和而不同，优势互补，才适于平等发展，共同进步。

2002年，策划“后散文文丛”时，意在集中展示在语言意识和表现形式上，现代感较强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对作者性别并无规限。不料遴选下来，六位作者都系男性。当时以为，终是自己偏于一隅，视野窄狭，被视为重男轻女也是不冤的。后询之一位居京女作家，她说，在散文的创新意识上，女性和男性确有不同，男性作者多着眼于语言和结构的变化，女性作者多看重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上出新。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也如释重负。记得冰心先生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曾假托男性的口吻解读女人：“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

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冰心这里首先提到的也是女性“感觉更锐敏”!由此萌发了编辑“女性新感觉丛书”的念头。

“新感觉”一词,读者大约并不陌生。上世纪20年代中,日本文坛曾出现以横光利一为主将的新感觉派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只存在了四五年,他们的艺术追求对于后来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坛,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世界范围论,着重表现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并未标以“新感觉派”名号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而相对于小说来说,诗歌和散文更长于此道。本丛书借用“新感觉”一词,和八十年前的新感觉派并无瓜葛。人的感觉是和外界接触时第一个鲜活的呈现,具有无比生动的活力和可塑性,实在是文学值得关注和开掘的富矿。感觉的产生可能是天然的,表现感觉却需要艺术的把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两句古诗既传达了一种感觉,也表现了感觉传达的困难。这种极欲表现又极难表现的两难情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恰当的艺术空间,应该产生出优秀的作品。

本丛书以感觉锐敏的女性作家为创作主体,以长于表现感觉的散文作为艺术载体,意在为这一类作家和作品搭建一个平台,日后有幸壮大,逐渐形成一个流派,也是说不定的。还要补充一句,正像时尚散文不是女性散文的全部,新感觉散文也并非女性散文的主体。对于各种有创新意义的女性散文,我们将继续关注。假以时日,也许还会有“女性新思维”、“女性新视点”等等丛书问世。请读者拭目以待。

谢大光

2003年7月24日

会祈祷的液体	001
1976年	007
纯棉女人	020
钥匙手镯	027
我的城堡	030
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	034
人去楼空的七月	038
去西安	042
思念一座城市	057
141棵法桐	061
怀旧使1996年漫长	064
贤良的济南	074
背景音乐	084
千年不变的味道	089
姓张还是姓路	093
小宝的故事	097
父亲的意义	105

陪妈妈去医院 108

我的姥爷死了 115

布娃娃的妈妈 126

不情不人不节 131

乱翻红楼 140

美丽的农贸市场 144

高音“i——”在哪里 148

再过二十年 151

小呀么小儿郎 155

忆苦思甜说油茶 158

幽闭 162

脸孔平淡 167

亲爱的稿酬 172

家是仓库 175

六只石英钟 179

这样的生存 183

说过年的坏话 186

我的芦荟 190

有书无斋 193

她叫小聂 198

亲爱的朋友不走 203

不写作的朋友 206

春天的急诊病历 210

无目的出游 213

小辫子情结 217

拒绝 222

捐躯的鱼 227

镜子的印痕 231

没了 234

面容渐渐模糊 237

表格里的人生 241

咒语般的词 245

中国男人的美德 249

女性的根 253

痛苦的写作课 258

先天的与后天的	261
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数学家	266
一篇长达七十年的童话	270
沉默的权利	277
我们去看鲁迅	282

会祈祷的液体

这个春天，我的身体一直在中草药里浸泡着，我的身体是苦甜的，春天也是苦甜的。

我一天到晚地呆在屋子里。我的皮肤是我身体的边界，我的衣裳是我这个人的边界，四面墙壁和地板天花板是我生活的边界——我那颗焦躁不安的心被包裹在这种种边界之最中央。我看见棕色的或绿色的杨穗子在窗外闪闪发亮，犹如千万只小槌，敲击着迷蒙的天空。我在春天来临之际病

我的皮肤是我身体的边界，我的衣裳是我这个人的边界，四面墙壁和地板天花板是我生活的边界——我那颗焦躁不安的心被包裹在这种种边界之最中央。



我想我的身体里一定有那么一条隐秘的大河，河面上落花飘零，涟漪荡漾，运载着天光云影。

倒，差不多是倒在了春天的门槛上。

我被诊断为内分泌失调，就是说身体内部不再风调雨顺，发生了旱涝之灾。我想我的身体里一定有那么一条隐秘的大河，河面上落花飘零，涟漪荡漾，运载着天光云影。但是要这条河总是这么正常地流淌下去，那么每隔一定时期就需要进行一番必要的整治，比如疏通河道，加高堤坝，甚至进行南水北调或者炸开厚厚的冰层。

给我看病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慈祥的女医生。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她的实习生坐在对面的办公桌前详细记录。她给我把脉，像是在探寻我身体中那条大河的讯息，潮涨潮落，所流经地形，流速，落差，水温，含沙量，还有水位。最后女医生问我最近是不是情绪有较大波动，特别高兴或者特别忧伤都有引起这种症状的可能。我疑惑地问，是不是有了好事情不能高兴，有了坏事情也不能忧伤呢？她笑了笑，没有回答。我想，看来要永葆健康，就得做到心如止水，心如死灰，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太难了，要是那样，还不如不活着，即便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那医生最后写了个药方子，她像所有医生一样把汉字写成了近似阿拉伯文字，这增加了那方子的神秘感，我把它折叠起来小心地放进口袋里，像藏起一道神谕。

我去中药铺子里包药。那药铺是一幢石头的二层小楼，门前黑色匾额上写着烫金大字：神农大药店。这药店的名字



使我肃然起敬，一股远古洪荒之气扑面而来。从楼上传来捣药的声音，木槌带着深深的安慰和虔诚重重地砸下去，一下，一下，又一下，听上去那样古老，已经在这个国度回响了几千年。我站在一楼的柜台前，柜台是那种老式木质柜台，用黑色油漆漆得发亮，又比一般柜台要高出许多，衬托得我更加矮小，我须采取仰望的视角来看柜台里的一切。柜台里面靠墙立着的一大排柜子上有着成百上千个深棕色小抽屉，密密麻麻的，那些小抽屉上都镶着金色拉环，每个抽屉上都标着药名，百草的凝重味道弥漫出来，压迫着人的呼吸。这幢老式石头建筑的采光效果不好，大白天里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也是亮着的，亮得持久而疲惫，仿佛神龛里那落满灰尘的灯。整个药店里有着一种类似庙宇的氛围，使人感到有点敬畏和不安，我觉得自己不是来买药，而是求签占卜来了。

整个药店里有着一种类似庙宇的氛围，使人感到有点敬畏和不安，我觉得自己不是来买药，而是求签占卜来了。

我求助于中医，是因为相信中草药里面包藏着太阳的秘密。在我看来，中药有一个并不多么高贵的黄铜一样的血统，但它们是多情的，它们的名字应该用繁体字来写，字体该是小篆或者魏碑：枸杞子、当归、熟地黄、附子、茯苓、杜仲、牛膝、山茱萸、泽泻——它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侃侃而谈，每一味中药都是一种潜台词。或者，也许它们是在联袂演出一幕戏吧，生旦净末丑，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唱腔、装扮和唱词，为着最后那个大团圆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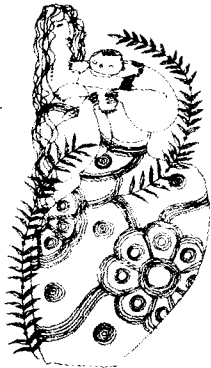


那真的是些会祈祷的液体，它们带着大自然的法则，在我的身体里巡回布道，用着和蔼的语调和缓慢的节奏，一咏三叹，循环往复，最终的目的是使得我的身体自愿地与它们押韵。

我猜测我的身体是一个掌灯的房间，四壁之内总是幽幽地亮着，那盏长明灯是心脏吧，死亡来临之际就是灯火灭掉之时。那些深沉、庄重的药液缓缓流进去，渗透我的血管，那是些会祈祷的液体，日以继夜地对我的O型血进行语重心长的劝说，对我偏执的人生观进行慢条斯理的修正，一场看不见的革命在悄悄地进行。那真的是些会祈祷的液体，它们带着大自然的法则，在我的身体里巡回布道，用着和蔼的语调和缓慢的节奏，一咏三叹，循环往复，最终的目的是使得我的身体自愿地与它们押韵。

恐伤肾，喜伤心，忧伤肺，怒伤肝，思伤脾。岁月悠长，我的身体与中药签订了契约，我要面无表情，不动声色，什么也不做。那些中草药在水里浸泡，再放到火上一点点地煎熬，煎熬的过程其实是把那些草类的灵魂和肉体分离开来的过程。砂锅看上去像一头很瓷实的小猪，显得忠于职守，并想用它的黑灰色的威严压倒中药的苦涩，砂锅上方腾起的热气像一块飘动着的哈达。最后终于熬出来的那些深棕色汁液其实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深棕色的。一个小圆筛子将药汤和药渣很有是非感地分离开来，药渣被倒掉，如同没有价值的过时的道德观。药液被滤到一只白色塑料碗里等着喝，那只碗白得那么隆重而喜悦，仿佛是在赞美它里面的药液。

在等候药液由烫变温的那小段时间里，我的心情是好



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去找出《红楼梦》或《西厢记》来翻一翻。我想象自己多愁多病,住在潇湘馆里,斜倚榻上,绿云轻挽,写了一半的诗稿摆放在几案,纱窗外绿叶婆娑,屋子里烛影摇曳,春寒侵入薄薄衾被,身世之感涌上心头。应该常有人来问寒问暖:“妹妹近来读什么书,吃什么药?”那有情有义的问候会使我的病情大大好转,那病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心病。

就像小时候把鼻子贴近新发的有油墨清香的课本书页就似乎嗅到西瓜味一样,中药使我闻见了一股八仙桌的味道,一种在老式衣柜里压放多年的祖传绸缎大襟袍子的气味,一种使人可以梦见历史和线装书的气味。中药的味道还使我想起在我长大之前就早已过世的姥姥,使我想起我这个人是从一个无比久远的地方来的。中药里有丝丝的甜,那甜是深深地嵌到中药那重重的苦里去的,那甜是为了把那苦衬托得更苦而存在的,宛如颜色相反而粗细不同的两种条条杠杠相间的T恤衫图案,细弱的一方使粗重的一方更为显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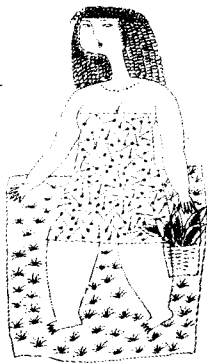
我吞下一口药汤必须伴随着吞下两口糖,这样做似乎是要用加倍的享乐补偿所遭受的苦难。每当一口药被喝到嘴里,“良药苦口”这个成语就在心中念叨一次,良药苦口,良药苦口,良药苦口,就这样在这个成语小锤子一般的频频敲击与鼓动之下,我把一大碗药喝完了,功德圆满。

中药里有丝丝的甜,那甜是深深地嵌到中药那重重的苦里去的,那甜是为了把那苦衬托得更苦而存在的,宛如颜色相反而粗细不同的两种条条杠杠相间的T恤衫图案,细弱的一方使粗重的一方更为显著了。



房间里家具被浸润得那木纹与气孔中也散发出中药味来了,碳素墨水瓶里也有中药味了。整个春天被这氤氲熏染了。这是一个深棕色的春天,我用深棕色来憧憬一切。

1998.舜耕路



1976 年

“1976年”的字样应该用粉笔写在颓败的老砖墙上,被风吹雨淋。

1976年有一股青核桃味。这股涩涩的味道穿过厚厚的时间墙壁弥漫在世纪末的我的心里。在省城的郊区,在环山的小城里,我的童年成了一个标本,一个可以任意折叠的标本。我长大了,把童年留在了那里。

我在今生所记住的镌刻着确切时间的第一件事情发生

